

中山旗溪生态村构建模式研究

文 / 刘紫丁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沈红玲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李永灿 沈阳城市学院（通讯作者）

摘要：在全球城市化进程引发生态危机与人文精神式微的双重困境下，逆向城镇化的生态村构建成为一种解决方案。中山旗溪生态村作为发展中国家内生性转型范式的建构，通过“生态-文化-社会-经济”四维协同机制与“空间再生产三重转化”范式实现传统村落现代化跃迁，突破西方生态村的社群建构模式，验证文化基质驱动在中国语境的有效性，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样本，提供可推广的乡村现代化中国方案。

关键词：旗溪生态村；乡村振兴；内生性转型；四维协同机制

【DOI】10.12254/j.issn.2096-6539.2025.20.001

引言

在人类聚落演进史中，乡村作为先于城市存在的原生聚落形态，承载着文明起源的重要功能。伴随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尽管人口持续向都市区集聚，乡村所表征的自然亲近性特征与紧密型社会关系网络仍构成重要的文化想象空间。在环境退化、食品安全危机及现代性生存压力等多重结构性困境驱动下^[1]，当代出现逆向城镇化现象——部分群体通过回归乡村场域重构生存策略：依托生态环境资源实践可持续农业，重塑工作与生活的价值体系，进而探索替代性生活方式，即生态村模式。既有研究多聚焦欧美意向性社群，缺少发展中国家以内生性转型为核心的传统村落现代化路径。本文通过对中山旗溪生态村的现状和建构模式加以分析，从生态修复^[2]、文化创新和产业培育等方面提出一些措施，以期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3]。

一、生态村构建模式

（一）概念

生态村的概念体系由罗伯特·吉尔曼（Robert Gilman）与黛安·吉尔曼（Diane Gilman）在1991年提交的研究报告《生态村与可持续社区》中首次提出，该报告将生态村定义为“实现人类与自然系统协同演化的理念型聚落系统，旨在通过社会结构、环境实践与生态伦理的整合设计，保障文明的永续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村理念传播到了全球许多地方。标志性事件为1995年丹麦盖娅基金会支持的首届“生态村与可持续社区会议”于苏格兰芬虹生态村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400余名生态实践者参加，促成全球生态村联盟（Global Ecovillage Network，简称GEN）的创立。该组织通过构建全球和区域网络，系统整合近万个生态实践项目，形成知识生产与经验共享的全球性平台。

（二）发展模式

生态村的实践范式可归纳为三种发展路径：其一为意向性社群模式，即基于共同生态伦理的群体通过系统规划创建新型聚落；其二为城市嵌入型参与式社区，表现为都市空间内高公众参与度的可持续社区实践；其三

为内生性转型模式，依托传统村落通过文化调适机制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理念的融合再生^[4]。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中，第一类计划性营造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典型案例如苏格兰芬虹生态村，作为全球生态村联盟总部驻地，其通过五十余年的生态修复实践，将滨海沙质退化区域的环境生态条件重建为生物生产力更高的生态绿洲，代表了人工营建下生态系统的功能重建。澳大利亚水晶河永续农耕生态村综合运用永续农业设计原则，在进行野生动植物保育的同时，持续输出生态教育课程，形成“生产-教育-保育”三重发展框架。

在以我国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生态村建构中，以内生性转型路径为核心发展范式。我国广袤的乡村聚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基因与生态本底资源，其现存基础设施条件与自然景观基底构成重要的转型资本，使具备生态优势的村落可转型为生态村。

（三）构建维度

自2015年以来，我国涌现出以广东中山旗溪生态村、杭州三生谷生态村^[5]、云南大墨雨村^[6]为代表的一批传统村落转型成功案例，通过特色的地方性实践，证明了传统村落向生态村转化的可实现性。其转型的过程是自然环境修复与社会关系再造的双重变革，表现为四个相互耦合的生成要素“四维构建机制”，通过物质循环、信息传递与价值转换形成协同机制，共同建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村复杂适应系统^[7]。

1) 生态维度。作为系统存续的本体性基础，秉持生态整体主义原则，构建人类活动与自然系统的共生体。

2) 文化维度。运用整体性思维解构传统二元对立，重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网络，培育具备人文内涵的生活方式范式。

3) 社会维度。以协作治理为机制，建立基于社会信任的公共福祉导向型网络，实现开放包容的社群治理。

4) 经济维度。通过在地化生产体系与资源共享机制，重构符合生态承载阈限的地域循环型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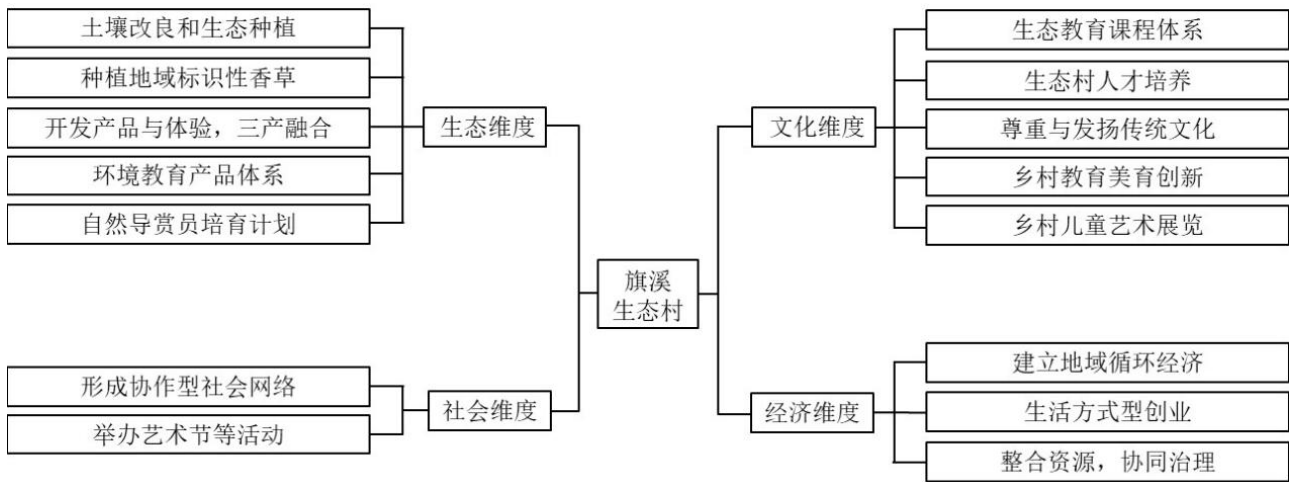


图1 旗溪生态村的“四维构建机制”（作者自绘）

二、旗溪生态村的四维构建机制

（一）概况与发展历程

广东省中山市旗溪村，地处广东中山五桂山自然保护区南麓。该聚落因三面环山的地形屏障，有效规避了现代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质化冲击，完整保留了客家传统民俗文化体系及村落原生空间形态。

自2016年起，该区域逐渐成为返乡青年与创新实践者的迁入地。经数年发展，旗溪村已吸引包括社区协作者、设计师、插画师及瑜伽教师等多元职业背景的跨地域人群定居，其中涵盖剑桥大学、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等学府的毕业生，逐步形成具备知识共享与互助成长特质的创新型社区共同体。

（二）生态维度

1. 生态农业，促进三产融合

旗溪香草生活农场作为旗溪生态村建设的创始机构，在实践生态农业协同治理乡村环境和产业转型中，开创性地构建了“生态修复-循环农业-三产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实践主要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实施土地生态修复工程。对于代耕农时期的农药化肥滥用导致的土壤退化，采取三重修复策略：
1) 通过休耕轮作与有机质还田实现土壤微生态重构；
2) 构建人工湿地净化系统，利用野姜花 *Hedygium coronarium* 等挺水植物的根际效应进行污水生物处理，形成“水质净化-经济产出-景观营造”的复合功能；
3) 推行源头垃圾分类与厨余堆肥闭环系统，使有机废弃物转化为肥料资源。

第二，探索特色农业与在地资源的耦合发展。五桂山因盛产芳香花卉，史称“香山”。基于五桂山区域历史形成的芳香植物基因库，农场种植出具有地域标识性的香草品种群，包括柠檬草 *Cymbopogon citratus* (DC.) Stapf、洛神花 *Hibiscus sabdariffa* Linn.、姜黄 *Curcuma longa* Linn.、洋甘菊 *Matricaria chamomilla* Blanco. 等。品质优势催生了独特的产业链延伸模式：纵向形成“香草种植（一产）-精深加工（二产）-体验

经济（三产）”的垂直整合体系；横向拓展出香草茶饮、烹饪香料、天然洗护、线上课程、美育研学五大产品矩阵。



图2 旗溪香草生活农场（由旗溪生态村提供）

2. 环境教育，深化自然感知

依托复合生态系统形成的独特环境基底，生态村主体创造性开发环境教育产品体系，设计“自然认知-文化传承-生态伦理”三层级课程矩阵，涵盖自然观察、农事体验、生态戏剧等参与式学习模块，通过五感沉浸、生态艺术创作等方式，重构学习者与生态系统的情感联结。

2022年，旗溪生态村通过省级环境教育基地认证。在物理空间上，将自然系统转化为开放式环境教育实验室；社会空间层面，形成“专业机构-志愿者-村民”的协同教育网络；在象征空间建构中，通过承办第十一届自然教育论坛，使“旗溪模式”成为环境教育乡土化实践的典型范式，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操作的实施框架。

（三）文化维度，推动生态文明

舒米学苑是旗溪生态村的教育机构，其学术渊源可追溯至英国舒马赫学院（Schumacher College）的整合生态教育体系，由该院校友参与机构的创建与课程研发。作为中国本土化的生态教育实践平台，构建了包含生态文明转型九周课程、幸福家庭营、可持续生活营等在内的系统化课程体系，形成以短期沉浸式工作坊与中长期

专题研修项目互为补充的教育模式，着力培育具有生态村发展领导力的青年人才。

在教学实践中，学员参与大量生活化实践，包括餐食准备、公共议题讨论及社群自治管理等，实现知行转化。教育成效呈现在三个维度：在认知维度，可持续生活范式通过课程模块实现理论内化；在情感维度，共同体营造策略培育出高凝聚力的社群关系；在实践场域，原生态自然环境为生态理念具象化提供物质载体。这种体验式教育模式系统重构了个体与自我、他人及社会系统的多维连接，有效促进参与者实现价值观重塑。

（四）社会维度，营造创新场域

“自然而然艺术节”（Joy Kei Kai CAN Fest）是旗溪生态村的年度社区活动。“Joy Kei Kai”意为在旗溪，包含英语与粤语的语义嵌套，通过跨文化转译策略实现全球本土化表达。作为社会创新场域的实践样本，艺术节遵循自组织原则，依托成员专业技能的差异化配置，形成生态市集、社区空间叙事导览、艺术展览、工作坊等内容。

生态市集聚合了旗溪生态村的生态食品与客家传统食品，通过建立本地化生产与消费闭环，实现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转化。社区空间叙事导览通过参与式观察，了解旧建筑活化案例，深入探讨社区变迁。艺术展览使广绣等非遗项目与当代艺术共同展出，打破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二元对立。生态村的生态、文化、经济等多维嵌套结构使艺术节成为社会创新的过渡性空间，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五）经济维度

1. 价值转向，振兴地方产业

旗溪生态村的实践展现出去增长范式下的替代性经济模型：通过破解环境与经济的二元对立逻辑，考虑生态承载力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建立本地化生产体系。其主要特点是小规模、自组织的地方经济循环，强调物质生产与生态再生产的协调。

当前，旗溪村及周边已培育数十家特色机构，涵盖生态农场、创新教育机构、主题民宿、乡村咖啡馆、闲置循环商店等业态，并集聚木艺、插画、广绣等传统工艺与创意设计工作室，呈现出乡村产业生态多元共生的新型发展格局。

2. 村属企业，驱动文旅经济

旗溪村及其辐射区域隶属于桂南行政村。在新型城乡关系重构背景下，桂南村生活方式型创业所衍生的社群资本，使其成功构建了“文旅驱动型”集体经济模式。具体而言，桂南村通过成立村属文旅企业，系统性整合三方面核心资源：1) 统筹村域生态资产与文化遗产；2) 吸纳新村民创新创业项目；3) 活化老村民传统生计方式，由此形成“传统业态革新+新兴业态培育”的业态组合。在此基础上，该村创新实施“政府指导-企业统筹-村民参与-行业协作-校地共建”多维协同治理机制，重

点打造乡村与研学融合发展的“桂南学村”品牌，成功构建大湾区研学旅行目的地，并获评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及“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结语

中山旗溪生态村通过传统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本土化实践，构建了不同于欧美意向性社群模式的中国式生态村范式，通过激活内生动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旗溪实践突破了单一维度的发展逻辑，构建了“生态-文化-社会-经济”四维协同建构机制的耦合模型，创造了独特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象征空间”空间再生产三重转化范式，丰富了生态村理论谱系。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追踪四维要素的长期协同效应，尤其关注在规模化发展中如何平衡生态承载阈限与社区文化完整性。

通过对中山旗溪生态村建构模式的系统解构，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传统村落现代化转型的创新路径。其核心价值在于验证了“内生性转型模式”在中国语境下的可行性，为我国的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与实践样本。

参考文献

- [1] 齐东向, 曹红艳, 栾笑语, 等.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N]. 经济日报, 2022-10-11 (001).
 - [2] 习近平.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J]. 奋斗, 2019, (03): 1-16.
 -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N]. 人民日报, 2018-09-27 (001).
 - [4] Global Ecovillage Network. Concepts [EB/OL]. [2024-07-09]. <https://ecovillage.org/about/about-gen/concepts/>.
 - [5] 蒋建军. 三生谷模式：新乡人助力乡村振兴的胥岭实践与启示 [J]. 村委主任, 2023, (10): 166-168.
 - [6] 张新蕾, 赵鸭桥. 新农人语境下传统村落生态振兴分析与展望——以云南大墨雨村为例 [J]. 农业展望, 2019, 15(12): 57-61.
 - [7] 实现乡村振兴：中国生态村联盟筹委会成立 [J]. 办公自动化, 2017, 22 (24): 10+24.
- 作者简介：刘紫丁（1989.4-），女，汉族，籍贯：辽宁岫岩人，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设计艺术学院，助教，硕士学位，专业：景观建筑，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沈红玲（1989.4-），女，汉族，籍贯：湖南湘乡人，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数字创意产业系，硕士学位，专业：设计与可视化，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 通讯作者：李永灿（1996.4-），女，汉族，籍贯：山西浑源人，沈阳城市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助教，硕士学位，专业：艺术设计，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 基金项目：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科研项目（KY2022-71）。